

# 扶桑通史

十五

		和書門	
二	二	七	九
三	三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三	三	七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一	二	和書類	
五	七	九	
函	九	五	
七	三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 15)
函號	150 3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頂賀酒井大久保明治十四年時求卷五十六

大頂賀康高下終人其先出千華氏康高適參事贈

納言戰拂楚阪有功圍掛川伏而破敵別將又敗其

水兵拔堀川功最終擊越兵于姊川敗之康高人稱

為長者此時諸將相誇以深入先衆力戰康高獨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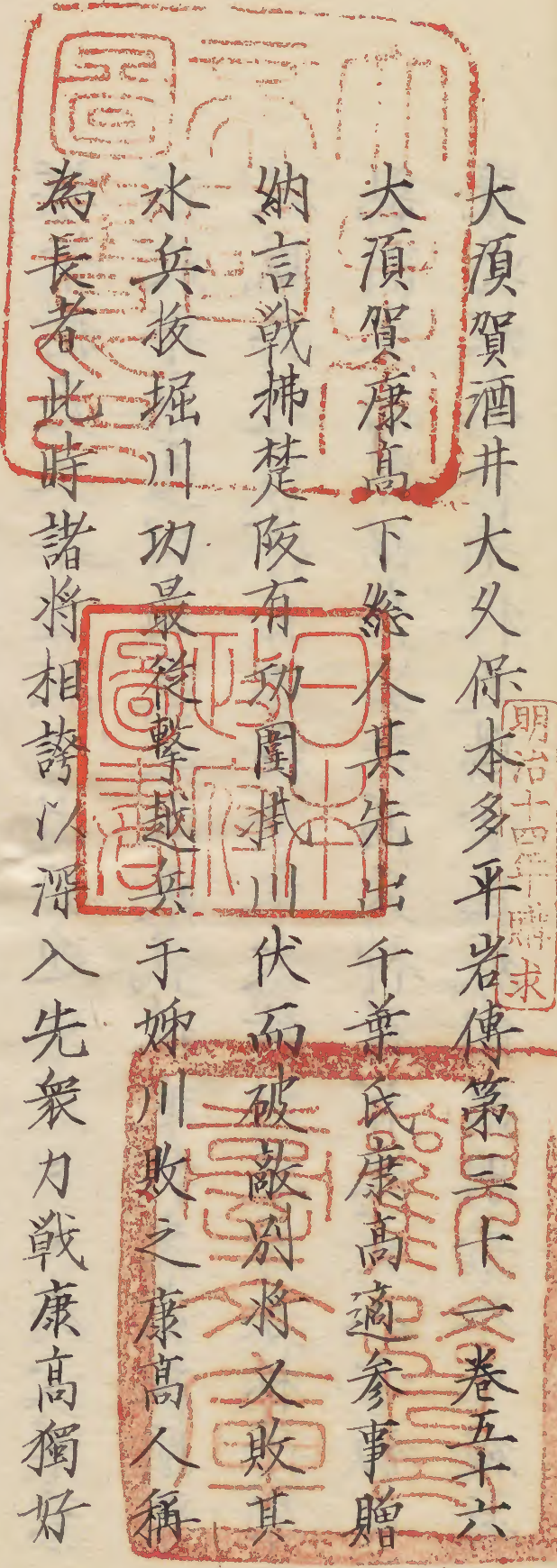
謀持重善知可伏兵所勉厲甚得衆和部下士久世

廣宜阪部廣成寬正重渥見勝告有千夫之勇每戰

莫不冠軍從定遠州取天方飯田先登從伐甲若干

御方原敗甲將小山田昌行而我兵竟不利武田信

綱出森郷与榊原康政本多重次拒走之斬首百餘





級甲兵始病後還自乾擊卻敵追騎高天神叛以高  
天神屬邑賜康高壁蝎塚備其冢後戰長篠破殺其  
將馬場信房等軍從取諏訪原攻小山田中其明年  
城橫拱迫高天神亟伏而破甲救兵甲君出瀧阪公  
軍于蝎塚當之俄失甲君所之康高將騎跡之行約  
旗于樹志之卒逢城中出兵迎甲君、、為大軍至  
不敢擊康高曰為避之示敵我敢追我立盡縱騎擊  
破城兵還自持舟勝賴追至大豬川康高与松平康  
親隔水而陳甲兵去救高天神得首級百八十初自  
壁蝎塚攻八年於是賜食邑城飼郡明年入甲破持

舟兵于遠目阪川尻死与岡部正綱適鎮甲府遂入  
信州至乙骨而還亟反擊相兵、、將欲入古府、  
、晴信時居于此康高乃与諸將伏兵數敗其支軍  
相兵不利退酒井忠次破森長一于羽黑康高出奇  
兵斷其後攻又破之首功第一擊三好秀次長湫康  
高謂其下曰趨利不組諸將必破伐木作行馬坐休  
士馬諸將合敵敗走至康高陣止遂合公至擊敗殺  
其將圍蟹江瀧川一益窘求見康高、、脱甲入壁  
見一益曰第去無顧我止兵莫伐一益悅出大久保  
忠世攻上田不拔越欲乘弊伐之康高与井伊直政



率兵赴之忠世乃去上田至小諸康高時六十餘賜  
松平姓卒康高無子男有從子曰勝政事三好秀次  
不在家以長婿神原康政子忠政年方九歲為後遺  
令請令少婿阿倍忠吉居橫拱決事明年康政以忠  
政從小田原之軍小笠原秀政岡部長盛與忠政破  
相于函嶺三成皆潰康政聞鉢方兵將入城伏忠政  
等酒勾擊悉破之小田原平封久留利三万石關原  
之役從為後軍三成破進守大津明年封為橫拱侯  
取松平康元女為夫人生子忠次康元神祖同母弟  
也忠政卒忠次三歲立命為賴宣之屬是時忠吉已

還事朝廣宣廣成勝吉議共行政初忠政有所愛硯  
傳之忠次：、隆旭碎因泣不止傳父纜之其母夫  
人三士輕貢三子其母大望以為信然康高從子勝  
政為伏見令白上召勝政調護少子罷三士政勝政  
固貴知國人服三士常折辱之三士不能堪出奔前  
沢勝政便禁錮莫得仕甲寅上以忠次幼不使從軍  
忠次乃不待命行神祖曰是真康政孫也明年以屬  
賴宣不逮戰會叔父神原康勝死無嗣命忠次還繼  
神原氏以橫拱賜賴宣是時上徵所禁錮三士居前  
澤者從軍而勝政從本多忠朝戰于天王寺勝政戰



敗忠朝死奪邑大須賀氏咸絕  
酒井忠次父曰氏忠自德川氏漸盛家世為將氏忠  
以天文五年死以忠次幼立弟忠尚代為將治其家  
而忠尚遇孤子不善迨忠次長為大將擇美田宅自  
與是以終不相善贈納言之復忠次已與其謀此卒  
于駿攻安城救之福釜守死尾因喪攻之忠次擊走  
其將勝家永祿三年從救丸根尾求平于參忠次曰  
國孤無援非久計駿君不以復讎為意嗜酒好色不  
恤士民是亡之國也今諸侯唯尾足為援与之平便  
諸將正親等曰參尾構難駿君義元陽為救參陰有

弱參之心先君之早世不曾恤我喪召公居駿府叔  
群臣田宅使輕去遷使之如奴婢驅之如奴讎推之  
置前冀殲矢石之下復置守固崎如令鄙邑群臣日  
夜切齒腐心于駿而事之如帝畏之如神者以公之  
在其手也義元無厭使公攻丸根使公守大高万兵  
之所難而用我少衆以謀隕我力以公之明与將之  
武幸能捷而義元殪倉卒之敗今觀其嗣信佞遠忠  
与亡國同道忠次言從尾甚善參公曰善遂許尾之  
使於是忠尚不欲反駿杜門不出討佐脇令忠次別  
伐板倉重定戰小境不利公合之又戰大敗之親鸞



徒起壁于上野備拒忠尚等伐破野寺柵其夏取吉  
田為吉田城主明年令參衆盡屬忠次家成令忠次  
逐忠尚、、走駿從其子於是忠尚三反忠次見甲  
之使謂公曰以臣觀之甲駿相攻不久若然遠州我  
之有也願厚積以待諸大夫不信曰甲駿甥舅之國  
也其交甚睦豈有相伐之事甲破駿以遠州委參伐  
其西駿君入武川公曰子之言於今有駿為先鋒攻  
之遂定掛川從伐越兵于妙川破江越兵于勢田甲  
已定駿遣兵侵遠州忠次破之一宮伐解吉田之圍  
為先鋒躡甲君與數正擊小山田昌行柳原康政後

公擊山秋景仲敗之合勝頼將退數正反擊勝頼破  
之昌行又成行本多忠勝大須賀康高大久保忠世  
疾戰走之為甲君弟信豐所乘見尾兵薄莫亂參莫  
繼者聲鼓齊進參奇兵左右突不克入引還濱松久  
之景仲攻吉田會甲君死還忠次追擊破之取鳳來  
寺後甲君涉天龍公欲戰忠次固為不可止之盛張  
陣于小天龍西台忠次謂使者曰敵近不可動搖臣  
居此為犄角之勢甲不敢先涉乃益臨岸為欲涉甲  
乃城鳳來寺而還、忠次復盡燒之甲以為吉田在  
參遠之間甲若取之地離兵絕遠州自然入于甲以



故亟來不能救必欲復長篠甲君自將圍之後參兵  
于吉田諸將以為衆寡不敵言公保城忠次為殿擊  
却甲將景仲五月參尾救長篠謀報曰兵盛陣整不  
可伐忠次曰勝賴恃強無備何云不可伐破之必  
矣怯者固見弱為強尾君大悅召諸將置酒高會忠  
次被酒起舞諸有聲者咸鳴佐其勢兵氣益振尾君  
顧呼世子執忠次盃飲之曰願以子之知与我子忠  
次因進曰兩軍相當無繫可策無它奇難克且勝賴  
不戰參尾遠來無為尾君曰然為之若何忠次曰臣  
願自間道燒鳶巢甲君知敵在後不可輒去必銳進

爭利將怒失謀衆懼不武火起便戰尾君陽怒謂參  
公曰始我信忠次其妄如此足与謀哉叱之使去酒  
數行罷復密召曰子飲我与子釋恨日者子之言甚  
善我所以不予許者恐語泄禍多於不再也且胡知  
甲人不在陳中屬忠次以參尾兵七千忠次謝曰是  
臣之所不及也啣枚涉燒父間鳶巢破甲四壁作三  
伏斷甲之路斬首二千餘級甲大敗績公休兵一月  
餘取高明欲攻小山忠次曰公必勿行高明雖敗未  
有破竹之勢勝賴之勇過于其父而怨參浹于骨髓  
見公進不止棄毒于我、兵老矣恐不可用是時松



井康親新賜姓守諏訪原謂參公曰彼壯者死于長  
篠所与者老弱已安能憂小山迨今不取甲復強公  
以為然攻小山不克八月甲衆二万至大豬川參兵  
欲走山忠次曰甲雖出未能戰竝川北還勢如嚮之  
者遂為殿擊卻小山兵甲相戰于黃瀨公將入駿州  
忠次又諫曰甲雖老足當相參未深結焉止其還  
伐參夫知戰未可制勝度險阻背數城争命于困獸  
之甲非計公願軍于瀨戶觀其變公曰不然今之勢  
甲相承蚌鷓之敵而參得漁夫之全今而不伐甲竟  
不可克相亦望我背約不救留忠次瀨戶餉于軍進

至二山甲果釋相而西相不之追甲鋒甚銳忠次馳  
至二山諫公退兵天正九年後救高天神明年滅甲  
尾君遺忠次金二百刃一從如大阪會尾君被弒公  
將歸參險絕無鄉導忠次曰臣乃為之耳求舟載公  
令騎夾涉歸為先鋒討光秀聞秀告誅光秀而還大  
从保忠世入信降諏訪賴忠公乃以信十二郡封忠  
次經畧北方賴忠慚臣于忠次救求救于相忠次引  
兵攻高島必欲屠之唯公以為高島雖降其北尚有  
數十城人心未服諸將未可封令忠世往召賴忠  
次因辞信不受与大須賀康高大从保忠世石川康



通本多廣高岡部正綱可三千人進至乙骨人或走  
告相世子至相距可一里諸將不相當引兵將去忠  
次忠世前爭高島事於是為殿諸將乃罷二人以正  
綱為殿且戰且行至新府于公伏兵待其至相數不  
利大道寺直政質于參忠次子家次質于相而去尋  
令忠次奉良祥主如相還輔公會相世子于総河原  
秀吉東下忠次軍于桑名尾君信雄見忠次曰大山  
拔小牧燒國急煩足下忠次曰臣雖老西兵非我敵  
雖百万不足畏也臣請為將軍破長一挫其鋒森長  
一西人畏之如神獨來燒小牧忠次与戦羽黒走之

公召還諸將曰濃兵在後既秀吉兵十餘万在青塚  
如進如退莫能測忠次倉軍中具食諸將以為今戰  
忠次曰秀吉不向莫動衆惟立壁其後我亦不可去  
此無食何以俟且秀吉果不戰相持十餘日公破殺  
信輝長一等軍秀吉欲乘其未整伐之馳驅如長湫  
莫有次忠次本多忠勝曰自後伐之雖衆可敗數正  
不可忠勝獨以騎造公而忠次欲伐其壁要之不可  
乃復獨縱燒壁一方既秀吉去留兵守樂田忠次數  
擊破其遊騎從拔下市場蟹江居清洲月餘罷佐  
成政畏秀吉伐滅之聞參拒走秀吉微服潛行至參



見參公曰昔織田氏之威振西海不能當甲越之鋒  
將軍自南臣自北秀吉不能支公辭曰我与秀吉無  
惡小牧戰救尾也非侵奪其境今子命寡人越有難  
敢不赴其急唯寡人不欲往伐成政出忠次日公言  
秀吉當成政以越自此處公以甲無礼孰甚焉且參  
居南海越居北海其間有名山大城非可踰越而到  
約不出軍失信不若謝遣公從之增忠次食千五百  
貫數正七馳入岡崎守之以秀吉使見公結平又輔  
公會相君于黃瀬公又欲會秀吉忠次日秀吉虎狼  
也未可以身試信著義頭而後可行夫五州之兵以

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秀吉何為辭以甲信未定秀  
吉質母請見忠次日曰可遂從如京師為左工門尉賜  
采邑江州是以小笠原貞慶真田昌幸如阪天子幸  
聚樂拜忠次子家次為宮内少輔是時忠次已致仕  
迨我相命忠次興五州兵令家次督松平康直松平  
康長為先鋒至小田原別降碓井土氣東金小田原  
平封碓井從如名古屋從攻上田天下已定封為高  
崎侯甲寅督松平忠良松平忠義設樂貞代小笠原  
政信禰津是宗水谷勝隆仙石忠政相馬利胤六鄉  
政乘等攻玉造明年又督松平康長水谷勝隆相馬



義胤六鄉政乘稻垣重綱松平忠良松平信吉牧野  
忠成松平成重如阪津兵戰于若江家次橫擊大破  
阪兵忠輝失侯家次守其高田城因封為高田侯卒  
子忠勝代立圍反者阪崎貞成其明年移封松代与  
弟本多康俊守廣嶋子城後三年最上国除率兵收  
其城因封庄内十四万石於是割白岩封弟忠重寬  
文中江都業醫者慶安為渡邊源藏聘忠重女求忠  
重六千金慶安私二千金事發治之放慶安因忠重  
市川殺之世謂欺人為慶安自此始寬永三年上朝  
京師從行者進位一等還都進忠勝從四位下等居

守子從行十三年部丹羽長重掘直寄戶沢政盛井  
伊直之前田利孝土方雄次掘直升酒井忠重等  
治都城忠勝好貨不愛士其相高力喜平諫不可喜  
平曰公以臣為相非厚祿重賞以私臣必欲使補過  
贊美布公之德于四境封内也今臣言無可庸不堪  
其任願乞骸骨避賢者忠勝不許後得茶壺直千金  
欲与大臣共譙喜平獨辭曰臣聞一人向隅而悲滿  
座為之不樂昔我先君執銳被堅無日不冒矢石露  
露儉已愛下竭其死力是故大啓第土慶及君之身  
德川氏不衰酒井氏不廢子孫誠承無替而君



驕奢不修先君之業貴無用之賢輕士民之力臣侍  
燕于前臣見君珍寶滿室思君宜奢傷倍費財厚賦  
將墜先君之勲業涕泗橫流無能自禁願臣無豫燕  
忠勝益怒欲以事誅之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恐忠勝  
殺喜平得罪于上陰勅吏建喜平放諸平戶正保三  
年忠勝卒子攝津守忠當立忠植分所關佐原二万  
石封之忠解封大山万石明曆中忠植忠解造内城  
寬文八年忠解之国道逢大雪死無子国除是時忠  
植遷松山卒子忠豫凡十一戌阪德宗時致仕子忠  
寄去年巳嗣為庄内侯立阪田守忠休為後忠休為

奏者領祠曹遷參政明曆二年庄内侯忠當進從四  
下卒子忠義立忠義造嚴廟卒子忠真再給事于中  
除海道砂石文宗時左衛門尉忠真以尉為佐享保  
中復為尉使之京師拜侍從卒松山侯子忠寄立為  
上修日光神橋如京師拜侍從信宗時為知政事  
大父保忠世忠茂孫忠貞子也為人惠愛其下咸願  
為之死以故每戰先登功多親鸞徒作乱戰常急創  
無愈時見本多正重持砲將擊已忠世先祭中左肘  
正重走從攻掛川伏兵擊破敵為先鋒伐越兵于姊  
川破之忠世有三弟曰忠佐忠為忠教咸勇能戰是



時忠佐典進退諸軍身亦親當敵有功甲兵自見附  
後參兵及參兵于一言阪忠佐力戰挫其鋒遂以為  
易與至御方原公曰敵蹂城下不擊非夫也諸將更  
諫止忠佐與柴田康忠出掩敵甲乃伐參大敗之忠  
世見公尚進諫反之令諸將集敗卒諸將咸曰備守  
禦之具忠世曰臣請走甲壁觀以有餘固士卒之心  
亦一策也兗山信君立營不整是可敗集砲得二百  
自間道伐其營信君脫身先逃隆犀磯死者不可勝  
計於是甲謀曰參強未可克越與尾救之非我之利  
引兵還國人答忠佐以掩敵曰忠世之卻甲可補其

過去還自乾敵上下山如鳥伐之散行則復聚射突  
忠世隆馬爭欲得其首忠世仰斬三人欲起敵大駭  
不敢近見叔補父藏創與馬使乘父藏怒曰宜哉敗  
也救一人不顧衆、以君為命忠世復罵曰與不與  
在我乘不乘在子不顧而行從者乘父藏以免其上  
下相急如此公怒不克又往伐伏起自谷中忠世斬  
前者走其餘長篠之戰植柵三重不得縱騎步伐敵  
以諸將砲隸忠世忠佐謂兄曰兵我之由也尾先參  
戰參之恥也忠世然之出柵入柵誘盡斃之尾君望  
見兄弟曰使衆如指點敵如膏為于于前在後為在



于後在前觀天下之士多未視如此人尾之士誠不  
及旣忠佐如岐阜尾君厚賜之曰髯將軍何在長  
篠之功竟輸于兄弟忠世美鬚髯号曰髯將軍云公  
攻二股不投留忠世獨攻之得榑原康政至攻降之  
以忠世為城主伐乾兵于觀潮阪二子自石峯下臨  
乾兵乃走忠世攻乾允四年攻降乾甲君宣言攻搵  
川出師而納糧高天神忠世与本多廣孝為之如搵  
川遂圍高天神忠世恃險不設備城兵夜伐驚之追  
斬六十四人甲相距距黃瀨參軍于大猪川上軍中  
夜驚忠世揚火中軍使人走呼曰公至公至軍乃定

取高天神所將士斬城主首天正十年從圍田中其  
守見忠世与之城亡甲滅後四月尾君死甲信盜賊  
大起殺尾所署守吏忠世入信州降諏訪攻為相者  
參兵益盛相兵退与柴田康忠管治定顯鎮甲府前  
田中守為參攻岩尾死忠世適定小室以北十餘城  
賜食邑佐久督信州軍事管治定利柴田康忠佐之  
公与秀吉相距忠世恐越擾我邊部署諸將塞險阻  
絕越之冢已如濱松真田昌幸反通使于秀吉忠世  
將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岡部長盛保科正直諏訪頼  
忠松平康国屋代勝永三枝昌吉下條信氏遠山直



景室賀久道大草武川衆七千騎攻上田遇伏破忠  
世忠教聚兵加賀川三百人欲絕上流藎後諸將咸  
止之曰獨昌幸可敗耳不可當越猶與未登昌幸亦  
知忠世有異而去初忠世欲焚門康忠止之敗康忠  
慚明日与忠世攻丸子見昌幸出欲伐之諸將不欲  
會長盛少有利欲乘之不應忠世咬臂曰諸君弟從  
我後我為諸君戰至莫無言戰者忠世博膺大望曰  
縱鳥于籠從是越兵日出綴參之軍公令大須賀康  
高井伊直政等適班軍忠世獨守小室會忠世親石  
川數正為國柱石亡名忠世勞且謀与阪平忠世曰

甲亡公子龍芳在越昌幸欲囚之復甲小笠原貞慶  
与數正有謀欲有信州臣去必曰臣逃去誰惑忠世  
恐懸邑使守小室無應者忠世命忠教、曰臣能  
然大夫人不望臣貪邑易愛耶請使它人忠世曰我  
過矣一子死一子存子為我死忠教訖然笑曰有兄  
使弟、敢逃死其冬大雪無屐明年居忠世濱松如  
京師昌幸懼降于參後督諏訪賴忠等攻小田原、  
、平令公封忠世小田原是時忠世子忠隣封為  
羽生侯自有傳公至江戶城烏忠世所部先成公欲  
爵之忠世兄弟固辞不受曰臣德川氏之隸也不慕



天子之爵文祿三年卒忠世勇不顧死及為將折節  
務成郎吏之功信義結人之心有治國之材儉嗇衣  
服器甲不敵不造月不食七日謂之七不食以養士  
卒人始咸苦而誹數年能任上下相安如父子死之  
日識不識莫不流淚初尾攻福金忠佐擊其將隆馬  
尾兵乃走親鸞徒作亂公親戰忠佐擁馬首止之公  
拊其背曰大父保氏之功雖死不忘遂言公釋鎮其  
徒後圍掛川得列將一人戰羽黑馳入敵中蹴仆一  
卒願後者斬首一軍咸駭凡公之出未嘗不從必疾  
鬪深入不顧其身然竟不蒙創一小田原平賜邑茂

原後世子戰伊勢山封沼津侯卒子忠兼代侯不父  
忠兼卒欲立忠教辭曰叔父不可為後且臣功不應  
侯不受上方怒忠隣毀沼津國除忠為冒敵陣公壯  
之曰後無復為、弓隊將戰關原忠隣子忠總承大  
垣侯後請與忠為如國共決國事上曰我不復憂大  
垣侯之役忠為號令明下能用命忠總用是成功敵  
欲復伯勞淵望視忠為獨至以為大兵在後竟不果  
攻神祖令忠總與之万石未及受封卒忠為子忠知  
為親信以宮衛居阪軍中為敵所圍詔曰公等不識  
我、乃死敵馳歸獲免歷行人御史卒于宮衛將子



忠高憲宗時數遷至給事中封萬石護作護持院忠  
高子常春仕文宗自奉朝請選為給事中三年除參  
政德宗立再增邑封烏山後如光陵遷知政事增萬  
石卒子忠胤字子相立

忠教攻鳶巢先登時年十六云拔高天神斬城主固  
部長教相參相距稚巫自稚巫歷古府郡內可達相  
忠世遣忠教松平康忠絕古府之道相恐求平慶長  
五年以槍兵長從代三成阪之戰中軍旗勳忠教慚  
之言上曰槍從旗者也臣為槍兵長旗勳臣必知之  
言老妄也不可不禁冒死保其不然太宗時遷砲隊

長頃之又為槍兵長以貴槍兵將也年七十餘死大  
宗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為請  
辭之使者曰君受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  
自得不待我傳竟不敢受忠教歷三世聞知故事書  
國家所以興起題曰門外不出世謂之三河記每卷  
有跋之語其書三卷見朝廷貴客以爵祿心不能平  
言非親旧臨難思免不可屬以大事至深切或曰觀  
子之所著三河記功臣獨有大父保氏其實然曰非  
我為大父保氏故記大父保氏事若在他人又叙父  
祖之勲耳自少好勝人任意放言去上田時本多正



信作繚引之陣忠教聞之曰有伐冢之法不聞避冢之法夫鷹師知鷹耳使世子不及閑原者用鷹師故也見立花宗茂復封語人曰子何為賊、上之所親貴且封常侍間讌奉上勇略上悅語閑原時事至破岐阜三成等面如灰忠教倦將睡拒目曰豈如上在小山時取土井利勝有駿馬拊其尾曰汝能免主於難其無忌憚如此賞賜絕無及而不封侯德祖時坐事出之都明日与近臣戲便坐倚德祖笑曰如忠教法不能加待之如初又使人自己所謂曰上疾子之刃之長忠教断鞘露刃之末朝見上曰臣能断鞘不

能断刃常賜鶴羹適大官無餘膳有菜無肉忠教曰臣以為唯大官膳鶴如此臣家常食之還封菜進上庖人以實以聞上大笑諸自邑來者當獻其地所產忠教献紙持餘詣執政之門謁入則持云竟懷歸家大宗問可使伐耶蘓者對曰上所愛教春姬天海咸可将時已遣故侍中重昌復遣知政事信綱忠教愕曰侍中死大宗因數古名将曰得此一人我不憂賊忠教曰雖今不無唯上不知雖言放肆要出于愛上如此  
本多廣孝自父信重時為土井城主号稱豊後守方



此之時參城邑或之尾或之駿朝夕規其利特廣孝  
於參未嘗有離心贈納言卒與諸將攻拔安城安祿  
三年後拔丸根公令廣孝壁于小牧迫東條、三拔  
賜具福新塲長良從戰小境斬首百五十親奮從作  
亂擊賊屢破東條兵以功益食邑是時召廣孝子賜  
名康重從是常從軍駿圍一宮廣孝因商賈綴反間  
駿軍中使言曰甲君賂駿大臣因父亡在駿入駿擒  
伐參者妻子以免召之以遠州封弟信澄已併駿、  
人受盟駿君恐引兵而東參乃進擊破之明年取田  
原為田原城主從攻掛川從戰姊川從戰御方原還

殿久之破甲于森鄉甲自晴信時常勝於是始病長  
篠之役別從酒井忠次屠鳶巢敵擊傷康重天正五  
年遠州平廣孝請致仕憫老許之賜火野二千貫是  
時尚以錢賦田拔高天神子康重獲二十一級方甲  
信亂父子共入信州明年廣孝為右兵衛佐猶稱豐  
後守小牧之役壁小幡通參掘秀政伐破參軍父子  
咸傷從者死者三十六人反復破秀政既康重從攻  
蟹江創未瘳石川數正出奔內康重子紀貞為質不  
受曰參國孰疑鄉秀吉入九州廣孝為使者軍中  
攻岩石先登明年真拜豐後守改越前守以康重為



豐後守小田原平封白井二万石後廣孝如名古屋  
還卒于江戸慶長五年康重從世子圍上田為殿去  
明年封岡崎五万石出曰我家何辜于國而得此命  
聞者以告神祖使人追之謂曰岡崎根本之地久之  
乃得惟可居之者非世有功劳如子者不可子胡不  
休此意康重乃悅雖地狹肥美甲于天下叔祖三倍  
云康重卒有二子長曰康紀代侯少曰紀貞以其旧  
封為白井侯補大衛將傳子忠能甲寅康紀部當備  
前島改為前軍、罷監役徒毀阪城明年督本多康  
俊遠藤慶隆石川貞政蒔田廣定宮城丹波等屯閤

峰又為前軍欲戰康俊止之城壞獲二百餘級康紀  
子忠利大宗還自京師至岡崎益忠利五千石忠利  
卒子利長幼移封橫城分五千石封三弟既利長暴  
国人怨之嚴宗殂飲倡家不知屬吏按問有欺閔吏  
隨妓女西事天和二年削封食岩瀨万石尋以為縣  
官執罪人、七命不得禁止其弟卒無子從子助  
芳立助芳上書曰岩瀨確確無田雖曰万石不中千  
石以千石之地供万石之役衣食無所取給臣願歸  
岩瀨免為庶人上憫之移之厭川用家丞之策善事  
貴人言二祖厚遇其家狀德宗驚曰吾未之固聞從



封飯山二万石卒今侯利為其孫也  
平岩親吉弓削姓父名親昌尾平岩人也親吉生喪  
其母父之後無謀殺之乳母懷之奔參長事贈納言  
從公執于尾如宮崎還攻丸根有功破吉田兵于其  
郊圍掛川城中賂父野宗能使反參宗能不可宗能  
之宗有天方城主宗政謀殺宗能不克奔甲因甲之  
力入天方此時親吉聞甲君病篤攻出宗政從石川  
家成取角輪從破越于妙川甲于長篠前是後母迨  
親昌死携已所生子助六歸親吉、善遇之神原  
康政有怒助六傷其額助六欲聚其黨死之親吉知

康政材略衆莫之若者為公惜之拘助六不使得相  
仇公為忠為世子傳至尾欲殺世子見公曰臣為傳  
無狀使得罪于大國臣罪當死公願斬臣謝尾、君  
必釋今公不從臣之言悔無及也公竟殺世子以親  
吉為將破甲相兵以郡代督甲軍事為主計頭攻小  
田原別与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拔築井進攻岩槻有  
城中人出不得歸者縱騎殺之職志止騎曰窮寇無  
伐雖一人不必不傷且又不足為功緩使入城得進  
兵之路親吉曰善用職志之言攻克外城小田原平  
封厩橋四万石立為大將統關中兵名古屋之役加



人殺我汲者親吉過逢之即伐加人秀吉使弟秀長  
親止之乃歸慶長五年親吉居厩橋節度諸軍明年  
封甲府六万石以仙千代為養子仙千代卒養忠吉  
卒養義直封于尾從親吉于犬山監国事  
又不養他子卒

史臣曰吾讀參諸將傳至酒井忠次辭信歎曰天之  
助我國家一至於斯乎織豐二代樹瓜牙股肱腹心  
于不可知之地而威中国遂芟夷豪傑得志天下而  
後指大于臂大于身之勢成衆衆之不服却禍其  
身於忠次之辭信蓋深悟其非而不大封功臣以安

豪傑之心當此之時忠次之功冠諸將辭其賞雖出  
不得已亦知不便国也忠世兄弟確然秉志不受天  
子之爵康高獨入敵中不疑廣孝重義終始不渝親  
吉為国不惜其弟為世子不惜其身咸古之良臣也







規道好成死駿亡親規妻避亂濱松嫁松下清景使  
直政冒松下氏姓適參公出見况于道進問誰之子  
直政美容止所言有次序公異之召置左右賜之父  
之田為井伊氏撫其故士衆每戰常力戰冠軍甲信  
平立為先鋒將封四万石与武田氏士二百人旗甲  
皆赤小牧之役為先鋒出長湫直欲伐敵來近藤信  
由曰參兵見追而退若此是軍俱破若少南者壯者  
已過逢後者老弱是必勝之道也敵果破嚮陳乱弓  
砲雨下不能支而去池田信輝森長一奮集直政會  
中軍踰山黃金之扇照日而下二冠咸敗斬首不可

勝計參兵圍上田不克直政与大湊賀康高松平康  
重牧野康成管沼定政等五千騎往伐攻燒丸子逢  
越兵至而歸公還自京師令直政還秀吉毋質于參  
秀吉飲之酒石川數正在座直政始不交言謂人曰  
背叛之人何面目見我哉其強直惡如此後二年  
從如京師拜侍從兵部大輔小田原之役督松平康  
重等攻足柄之潰攻小田原三月言公曰軍老矣  
臣冥一戰勵士氣攻篠藪二反以無後援去伏兵斬  
追者四百餘人作地道未成雨城陷遂燒破篠藪小  
田原平封箕輪城高崎居焉於是立直政榊原康政



本多忠勝石川康通平岩親吉為大將、夷悉屬之  
而守伏見九戶政實反為先鋒至岩手与掘尾吉晴  
蒲生氏郷淺野長政進攻降之別攻殺賊松王秀吉  
薨公遷秀頼于阪三成等相結欲危公阪以東大擾  
直攻陳兵淀水之陰迎公直攻在後康政在前夾舟  
還伏見既而會津之事起公東至石部排戶直見公  
曰今者將寢一老翁足蹴臣枕曰急去莫及難再尚  
何寢臣視之無知想臣父也願公速行是夜三更時  
公去石部三成謀臣嶋勝猛涉湖龍公石部至則公  
去已遠至小山三成反書至公曰計將安出本多正

信曰諸侯妻子在阪恐不可用公願謝歸慰其心盛  
兵三関觀天下之變天下未無變也直政曰時哉時  
不可失也擒豎子臨阪天下不足定也方今之時天  
下當我前者且也從正信之策所以北條氏亡社稷  
也臣不忍見禍至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公止之曰善  
從子之策乃並用二人之言置酒召諸侯福島正則  
等使正信語之曰三成連諸侯欲与我爭一日之命  
諸侯辱賜寡人者其家在阪而固与三成交請早西  
歸以安室家是非得已誅三成後相待如故正則扼  
擊曰將軍不負孺子諸侯不為妻子改其圖將軍願



速伐三成率欲歸之衆言救其妻子必有功諸侯咸  
曰正則言是公乃立忠吉為將令直政本多忠勝護  
諸侯軍諸侯如清洲待公久無事使行人直吉激使  
共戰不者寡人不行二子止之直吉陽許告諸侯  
爭起拔岐阜是時直政破稻葉山公悅止勿復戰  
親將至岡山中村忠一有馬豐氏戰杭瀨敗不克去  
二子行收兵而歸敵不敢追三軍大駭直政欲攻大  
垣忠勝曰諸侯之与三成者日來壁其側使人見之  
東西數十里若攻大垣使彼承其弊不若引兵西出  
畿内據大阪塞海道無不服而後取大垣若探物于

囊中公曰然三成從我後直政曰為致戰張陣道北  
山入菩提留兵塞險隘無如我何公曰善部署已定  
會三成等引兵西遲明諸侯至関原直政与松平忠  
吉馳突備兵追薩兵斬薩將豐久三成已走公見其  
傷起求藥賜之次与忠吉傳其創明日監屠沢山与  
忠勝以諸侯如大阪大老輝元奉行長盛出城請降  
直政乃内兵西城於是天下咸歸于我上至居西城  
以直政忠勝康政為執政典軍国事上将伐土佐直  
政召土佐侯親謝侯有兄賢前通使江都侯恐又懼  
分土佐封之殺之出上怒叔土佐明年封直政沢山



進後四位下謂曰滅三成子之計也故以其地封子  
歲餘卒長子直勝立為沢山侯次子直孝生于民母  
所年十一殺人直政為類已陰与所執魔兵之魔將  
死台使事世子甚幸為掃部頭宮衛將還自田原遷  
大衛將封万石慶長九年沢山侯移治于彦根叔上  
野成烏十八年城京師初直政有大略好殺伐其衆  
不附弟以威強服之已至直勝國不和神祖逐鈴木  
重路等鎮国人直勝恃父功無奉上意數徵不朝表  
曰使我不違安息豈所以遇功臣之家耶上將伐阪  
命為先鋒稱病不出上令直孝將彦根兵造軍神祖

已知直孝能使衆立為彦根侯食十五万石貶直勝  
為安中侯食三万石直勝子曰直好益五千石移西  
尾造鳳來寺祖廟徙掛川直好孫直朝憲宗時給事  
于中二月病不朝使人視之不有所省祭狂妄言上  
以為不可侯廢之封養子故彦根侯直談子直矩与  
叔二万石為後德宗時致仕至孫直員無子以柔名  
侯奥平忠雅子直存為後

直孝為先鋒圍阪同加越攻城死傷甚多築土山迫  
城明年春罷將歸發砲而行城中應之德祖責之神  
祖從其兄安中立直孝為彦根侯固辞不可乃歸就



封其憂阪和破言燒京師老幼相扶移家營皇城直  
孝与松平忠明本多忠政帥兵往鎮復起兵伐阪藤  
堂高庠伐阪將木村重成于若江直孝乘之重成及  
客將佐熊正頼山口弘定内藤玄忠年礼朝恭走死  
得重成玄忠首明日擊破七將兵真田幸村合越兵  
直孝高庠橫擊之阪兵敗不復戰至夜固陳備不虞  
德祖令直孝守秀頼神祖不恐欲從秀頼高野養淀  
夫人以万石使屢反求輿欲出未至直孝曰是所謂  
飼庠害其身者令從者鼓恠發砲秀頼為不濟死上  
賞直孝高庠金銀宝馬邑五万石賜之璽書以直孝

為侍從知政事久之直孝賜暇之國家丞固本宣就  
言事曰俗侈無節度公為知政事不先正其國無輔  
上正天下請為諸臣作節度直孝曰然令之不如身  
之傳舍食其地之產不以珍從家丞以下賜綿衣  
之妾根人見之懼又見騎士家馬良屋阜曰屋固本  
不可騎令吏厚賜之從此之後無以奢侈相矜者元  
和元年上如京師適削藝從之北地藝侯剛不願死  
恐喋血江都高庠曰以好台之一夫之事耳直孝曰  
不然高庠知其一不知其二若高庠之言誠易然後  
此之後天下諸侯望見宮室如趨徃行豈不危哉上



願台正則數以其罪不可君國使其自引咎解侯印  
若歸國自便使正則擇一正則不敢背且也不至斯  
使、者就邸于江都正則必出上從其策擒正則益  
封直孝五万石德祖春秋方高忠長見愛幸殆欲伐  
太子百官在朝無不盡敬送迎直孝顯言于朝曰駿  
侯上之親子東宮母弟也百司敬之如冢適不改大  
不便于國於是百官無敢盡敬世子愈安德祖老倦  
于政將遜位召列侯宗室直孝諫曰天下新定大役  
歲興至今未有一日息民加之以傳位于世子天下  
不必不賀車馬馳于夷蠻玉帛繼于道路不數年不

周也諸侯何衆供其役何財給其費上雖病未衰為  
天下自勞上謝曰誠如子之言然事有不可已宗室  
已集列侯皆至咸知我意如此不可改子後欲有言  
以今不見從莫默于後直孝曰臣言不善則已善而  
不行後言無益臣不敢言土井利勝言上曰直孝言  
直上許之天下万姓之幸也唯上察焉久之上聽利  
勝、、引直孝謝直孝不宜曰上為天下而不為直  
孝何預臣之事臣不拜上益重之命罷朝者三年而  
傳位大宗寬永元年城二條還為右少將十年益地  
為三十万石明年上過彥根直孝命國臣避妻子于



鄙邑前是它侯避舍後以前堂館後者上於是館  
亥根直孝曰是有譖臣者後五六騎及舍上聞召見  
之待之如初世子還自山王過直孝至元服為正四  
位上左中將加之冠後是後舉世子咸如此時大宗  
厭代上未能親政流言日興紀侯使、請直孝謀事  
使人謝使者曰歸語君侯臣不忘君侯之德病不能  
承其惠如何使者未去戒駕詣于朝使、者觀之仙  
臺侯忠宗父政宗時神祖許与之百万石有璽書忠  
宗請不止必從其約利勝白上唯直孝可使直孝如  
仙臺即求見璽書投之火曰我為子除伊達氏之憂

神祖視輿地無可割与者故不封至乎今、君挾璽  
書責信朝廷、無如君何必移君西州与之百万  
我聞仙臺之廣雖儉歲可得二百万以上失之非君  
之福我敢冒死除君之害於君如何忠宗泣謝曰請  
從今因子得改事上明曆灾賈人占良材貴賣直孝  
伐木別墅為屋編其末為藩諸侯劾之亦議木兩國  
橋其夏卒年六十九先是上憫其老賜杖于朝然早  
起拭刀至至不止雖不知字閣古今君臣成敗得失  
每朝罷請時名儒羅山与語江都令石谷貞清居側  
記之有謬未嘗不知羅山歎曰君侯固非常人又善



与人交欲有餉雖魚蔬必省曾与桑名侯定綱相失  
謂人曰天下有事今世唯定綱可任大事我適賜酒  
上前争杯酒至此雖悔靡及定綱聞欲詣之會病卒  
永井尚政自親衛將遷知政事私直孝曰勿以庸猥  
幸見教曰朝廷非相教之所願幸相過尚政退朝往  
見直孝曰人有言曰怠為冢子知之曰知日子能服  
此言終身可無過又欲使民無訟令民爭事者兩家  
相會務盡其情而止連隣国者忌勿言諸吏不直無  
輕重磔死以故訟者竟希直孝父子逮大功兼国之  
柄盛滿無過失功臣之家莫大焉四子其三已死李

之子直澄代為疫根侯拜侍從六年為執政以祭光  
陵拜左少將掃部頭是時宇都宮人奥平源八率衆  
殺父仇十餘人逃歸直澄有司以勳衆都下欲法之  
直澄曰勳衆固當坐然其仇以衆自守不用衆不得  
殺若加之法復讎之義塞而忠孝之道廢上乃流讚  
大島執政十五年病瘧卒初其父愛叔之子直時欲  
立之死先令直澄勿娶夫人傳直時子直談於是直  
談立為憲宗使于京師拜左少將監光陵工作元祿  
八年命預政事十年為執政是時吉保方盛直談往  
國視事三年致仕初上未立世子嫁小屋主于紀世



子時人謂是必立直諫曰時有流言非善事白上立  
甲侯為世子以此不得久居位孟之子直道立為文  
宗嗣位使京師拜左少將踰年卒仲之子直恒立直  
恒立數月卒叔之子直惟季之子直定幼上復起直  
諫為侯執政掃部頭以為章宗加冠為正四位下右  
中將正德四年老通前後年二十八年侍從備中守  
直惟立分万石封直定為德宗祭光陵為左少將為  
世子加冠進正四位上左中將井伊氏自直孝時率  
騎步清道於是從上光陵初直孝約國臣不得至万  
石直惟益木股清為万石好酒不省政怒庵原主稅

諫不止出之已致仕以子直禊幼立謁者直定  
召主稅問政立其後為上使賀即位為左少將為長  
孫加冠為正四位上左中將直定賢世望其為執政  
騎士何人曰今之時無此事君亦不能侯曰子何以  
知我不能對曰上明察吏奉職不待執政昔者明曆  
之災葬禁者于木所十餘万先君以為今存者其父  
兄子弟也莫時月不造橋從是屢壞語知政事興作  
之事當是之時上委政輔臣吏極醇謹今君知興作  
之事語之耶以無知事明察之主君之短也臣故曰  
不能且上今不待執政信宗時傳封于直禊  
卒



上復起為侯以直禎弟直英為嗣  
本多忠勝者從恭親戰于伊田者助時玄孫也大父  
忠豐与大父保忠俊等謀納贈納言戰死清暇父忠  
高死于安城之戰甲君入御方原叔父肥後守忠真  
以尾兵陳本阪忠真死尾兵敗入參陣參以是敗參  
公如清洲忠勝年十四執陷刀在前門卒呵忠勝瞪  
目叱之咸慄失仗伏攻長澤忠真斬一頭呼忠勝為  
再之功忠勝不應前斬一人從是每戰未嘗不從  
必先衆奮擊叱見附使忠勝視瀆名都築反具言二  
城不可攻遂使人說降其守令忠勝為瀆名守為先

鋒攻掛川拔堀川功多參尾入越江背約絕其後糗  
道尾君先去不告公曰叔尾將秀吉婦尾復請師忠  
勝曰自入越以來尾不可信然固已許之不可不往  
公曰然至姊川伐走越別將公行境至大豬川甲將  
下馬伏道左見從騎寡追伐之忠勝康高康政忠世  
忠佐分三所破甲將三走甲君有駿遣從海上侵  
截拱忠勝以大河内秀綱計襲甲卷旗趨海口甲人  
以為不意逃走燒三舟燒二百餘人内藤信成等見  
甲軍恐為獲遣忠勝忠世迎甲及信成于一言阪布  
陳不戰忠勝曰我兵寡而不速集于我者為使奇兵



絕後不去為禽彼若馳涉可破与忠世馳甲陳左右  
貫軍而出燒見附絕其道甲兵進至小天龍上是日  
徵忠勝參兵殆盡參退御方原甲騎來衆忠勝綾槍  
拂之前者六七人墜馬而死甲人大駭甲兵出于森  
与諸將從公夾擊殺數百人甲始病甲君追我于天  
龍忠勝立馬水中而待甲騎目之曰是參猛將也不  
果濟後為護軍伐甲于長篠白公曰軍窳旗屢從不  
支我与戰大勝從定遠州為甲守者取高天神斬首  
五十二從入甲滅武田氏還從公如大阪明智先秀  
殺其君公欲伐之忠勝止曰奉客之寡伐主之衆逆

順之勢恐不可必還歸加兵譬猶湯灑雪公曰善如  
水津有一舟在中汎呼之不應忠勝執弓嚮之舟人  
懼便反既濟壞之厚与其直從是所至主人畏威利  
金莫不竭力致誠至多羅尾々々光俊親迎公咸  
竊相謂曰言耳無旧恐其有變不若止忠勝曰否彼  
若欲為變雖不舍能無危乎不若因親之安其心若  
有變忠勝請帶之餘繫諸麾下公乃從之小牧之戰  
破殺池田信輝于長湫秀吉棄小牧走長湫欲衆兵  
未整而伐之忠勝曰秀吉新至氣銳破參軍必也我  
若死之雖不足傷使於其隙自固率石川康通與松



平康忠等五百騎追之与秀吉並行動輒持滿嚮之  
秀吉是以不得疾行止其下勿戰曰雖少不可侮忠  
勝至曰秀吉入龍泉寺不整籊之可斬公壯之不許  
唯信雄欲觀忠勝之戰固請出之忠勝乃陷陣還士  
或失馬恐其為求之汝敵馳歸入敵之中取馬而還  
觀者望以為神公与秀吉平從如京師拜中務大輔  
賜第宅督管沼定盈等攻小田原与鳥居元忠平岩  
親吉北略地定上州上一城會加越兵于鉢方燒其  
積聚還降甘繩与甘繩守及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等  
徇武總定四十餘城軍于廳南鎮二總忠勝子忠政

尚幼攻岩槻斬猛將妹尾兼延秀吉異之与之刃至  
如奥州下野有獻佐藤忠信曾者召忠勝于廳南曰  
忠信以身蔽其主而代主之死子之從于長秋有忠  
信之忠今天下唯子可戴其曾親取而授之忠勝常  
着金飾鹿角兜不憚比已于忠信与之次子忠朝以  
已曾与長子忠政秀吉又謂公封諸小瀧為大將更  
如伏見為先鋒至磐手又西如名古屋淺野幸長等  
欲誅三成解三成奉行埴沢山三成城澤山幸長等  
曰疑有奸邪之計忠勝使視沢山又曰不如諸侯之  
言聖墻除道所常有已慶長五年從至小山与直政



護兵如清洲攻板岐阜九月公伐三成舊兵據南宮  
諸將曰是懼突我右忠勝曰阻山自守其心不在戰  
然亦不可無備遂進伐薩侯其馬中矢殆獲楫金平  
載已馬以免此日也斬首九十餘級又與諸侯進止  
見諸侯曰諸侯咸甚勤福島正則曰中書用兵過于  
所聞諸侯之功中書之力也忠勝溫克戰陣有不可  
犯之色語其下曰而不貪首功待我發眾至戰人  
莫不立功而樂為之死關原之戰諸侯因忠勝破敵  
忠勝之功於是為大上至大坂以忠勝為執政典軍  
國事明年封為桑名侯是時二子忠政後世子圍上

田無功忠朝後父躬親斬薩二人擊破薩兵封忠朝  
小瀧侯忠勝見二子學槍曰我善槍者以少時親戰  
也其時後者不過數十百人不得不親戰今幸得見  
封比小國諸侯而等咸將數百千人當學使眾破陣  
而執匹夫之事非所望于而等後以諸侯兵定上野  
致仕立子忠政迨卒與錢忠朝巨億萬忠朝知兄不  
憚語守藏吏曰大國用廣今一朝盡去有急不可具  
愛少子人之情也此非至言莫使兄聞忠政聞大慙  
勅吏固與減之至半忠朝竟曰友于之義莫不相救  
藏于素名如藏小瀧何必已藏不受甲寅忠政為先



鋒稻葉紀通有馬直純古田重治一柳直盛織田信重分部光嘉等属于忠政真田信政真田信吉淺野長重松下重綱秋田実季植村康明一色義直大須賀勝政等属于忠朝軍罷忠政監毀城者嚴肅一毫無犯者神祖稱之初知政事正純謂忠朝曰子前年獻爟善今年不獻上恐有所不悅尚署中有極善者為子綱之令然不如前神祖意其為人以父故特立為將忠朝多力持鋌仗可八尺揮之如揮竹令奴負之八人能奉是以親戰破挫敵忠朝入今福多池澤方齋攻毋後使吏請徙部上願左右曰况遂不似其

父忠朝不憲其故大望曰我必死于此會交綏去明年和破菅沼定芳稻葉紀通一柳直盛分部光嘉織田信重古田重治等属于忠政擊破阪將于道明寺明日戰天王寺斬首三百級長子中務大輔忠刻次子甲斐守政朝少子忠義年十四從軍咸有功神祖拊其背曰吾孫也可使為將忠義母信康女也故云再忠朝督真田信次秋田實季淺野長重松下重綱植村康勝大須賀勝政等戰于天王寺東戰半進入敵中死秀賴死忠政叱高麗橋受降忠朝子政勝幼以其姊女政朝嗣小瀧侯移于立野元和三年徙忠



政食姬路十五万石藝侯有罪国除守子城撫士民  
寬永三年從朝京師拜侍從是年子忠刺卒忠刺以  
尚天壽主自食十万石於是地入縣官上以赤穗四  
万石封忠義為忠刺後後三年上不豫忠政馳如江  
都得病卒立政朝代為姬路侯以四万石侯政勝以  
万石与忠義政勝怨政朝不盡還已小瀧割万石与  
其弟迨政朝卒二子政長政信幼立政勝為後曰政  
長十五歲傳之位政勝乃出二子于外至朝請避位  
上止之使終其身政勝特以前言請之非欲實避位  
是以不重言為姬路侯一年從封郡山居郡山擇健

士二十人遣四方為遊山川為商賈偵知列國阻隘  
變故慶安元年命如參祭贈納言三年子勝行卒勝  
行初代父食四万石於是三万石封政長以万石  
封政信久之政勝卒政長立以六万石封勝行弟政  
利郡山相日高右衛門以政長無子欲立政利為嗣  
和宗族怒曰我雖以國亡不得内史之子欲誅日高  
、、出奔延宝七年上移政利食明石六万石還前  
所受地致長為十五万石是年政長卒以額田侯松  
平頼元子忠国為後移封福島天和二年從為姬路  
侯政利坐遇士民無道削地食岩瀨万石後坐妾事



國除囚諸庄內、、侯遇之不如法從者訴之上使  
二御史往按之移政利岡崎讓庄內侯政勝竟絕祀  
忠國賀女御拜侍從正松山阡陌浚大和川卒了子  
忠孝幼不可鎮中州從村上除海道砂石室永六年  
病死上曰忠孝年不應生子置後然祖先之勲不可  
廢封完粟侯忠英子忠良五万石為後忠英政勝李  
子後于政信者為大將將事德宗三年卒少子忠方  
見今為侯忠良封為中務大輔移刈屋自奉如士庶  
人盡祿故衆与學士林信篤處士大宰純友善受知  
于上以好琴閱為侍中拜侍從歷文章二代移古河

章宗厭代乃免德宗歸自狩火大起食忠良叱河上  
先驅避之忠良不可曰臣奉命衛駕行至避兵非所  
以命臣也臣雖得罪不敢去享保末為知政事侍東  
宮數月信宗初大見信用久之免知政事位次特進  
忠刺弟忠義迨攻阪歲甫十四未應從軍神宿業名  
忠義見請從許之至傳城獲一甲首歸報上悅曰汝  
所慕古名將誰忠義曰能登守教經刀敵万人所當  
必碎臣得此名死無悔上乃拜為能登守賜名忠義  
傳子孫忠字為名使勿失職久之忠刻死天壽主無  
子立忠義為後封赤穗侯三從食曰河十二万石及



墾田方五千為人嚴正尚武長子忠平為嗣餘五子  
任職事比門子仕者露脛立于風雪中寬文二年乞  
骸骨長子忠平代立分群弟邑忠利万石忠次墾田  
忠晴忠尚二千五百石忠常特少不得邑養于大夫  
家迨忠晴嗣兄忠次使忠尚併有其邑歷官大衛將  
憲宗時有罷遷祠曹封足助侯典列侯墨書三歲餘  
同阪本正純削邑罷官嚴宗上光陵白河侯忠平率  
兵屯今市憲宗初徙宇都宮為奉朝請五年徙郡山  
卒立少弟忠常命造和州地圖忠常聞川井正直喪  
父如礼師事之於是守制三年唯公事就吉置侍講

四人每日二人入講經礼之如事師又起学館自士  
大夫至庶民並至受業居国無妄媵早起東向拜如  
待質謁晝讀書聽政夜聚老人共語月食官長謂曰  
先世嘗二日一食我与卿等不忍常珍味故以設之  
今江都不殺鳥獸雖令不及宜不食鳥春日祠藤氏  
所出在疆上恐煩民不往唯為省墳墓試武藝出  
與衆同食衆未食不敢先食不過市不避農務在利  
民、戴之作屋居乞兒邑無盜賊又慮吏為姦置投  
書匭別邑宰虐民將詣官忠常親謂之曰汝輩不告  
我而詣吏我視猶子汝視不猶父是我不德也詣官



便詣歸鄉便歸唯夫所欲皆叩頭請還与衣酒食遣之立六年国大富以先君命盡還所假貨農商併息与之居邸燒衆朝請減祿之半不許曰困下獨夫也空府庫可也居邸不造可也祿不可減也衆曰以君之惠幸有餘粮雖減之三年不闕賦君若不許臣等不敢出忠常乃為之賦豫章千農商亦相率請進是時諸侯行鈔過半有令、贖之皆用七郡山特如其文農商不蒙上下有礼樂從其所令小將或請臣屬繫獄雖非其罪臣義不以為屬忠常曰我勸公等為学為此故也自古善人受辱者多未嘗不稱其德聖

賢且不免况小醜乎且如此失罪亦多再三反覆不可乃免將逐之防内城火上馬呼曰若不得禦君臣盱食天下苦役汝尚事我如我事上我亦非欲汝等爭赴火唯從平日所教習耳其功罪一依軍法旗槍衣帶皆焦忠常多病如不勝衣此行也上下同食立二日夜竟全内城歸国上曰卿崇德化士節用安民事上不憚勞救内城厄禦中堂災身居東都一消火南都一赴急王庭昇平時功勲孰有踰此者是皆以忠率下之效也賜駿馬遣之至郡山集衆曰是衆士之力也設食共食賞之有差初明正帝崩命護初陵



忠常虞士卒不耐寒浴槽百人一火爐五人一不使  
衆散就市肆後造皇宮功未畢病卒臨死集將士屬  
以從事葬不得用浮屠其棺槨前已造之出則與以  
自後為人諄、溫克雖工商履奚之賤親與話苦迨  
死莫不泪下者忠常無子立忠晴子忠直德宗初年  
卒享保七年嗣侯忠村卒以幼国除以五万石封少  
弟忠烈為後二年卒国竟絕或謀召它人子代之大  
臣咸知名于當時者不可曰始祖之訓有之勿欺詐  
上名它人子欺孰大焉以實上聞盖翼因是仕于朝  
云於是本多氏益衰

忠利封後為奏者領祠曹視事五年免徙封奉母卒  
無子以毛利綱元子忠次為後忠次卒子忠英立寬  
保二年為大衛將與同官青山幸覃不相得移病免  
信宗時起為奏者領祠曹父之遷參政坐郡上侯事  
国除

忠次封後補大衛將卒立弟忠晴邑于相良憲宗以  
除大衛將遷謁者領祠曹忠晴少時投蠅于地死之  
以是相務為戲其父怒曰自古有力人未嘗閔以蠅  
相較且是有用力之地乎而無力而為有力欺詐無  
所不至忠晴恐折節自勵顯名于時為祠曹善斷疑



獄臨朝輒曰古之僧務德今之僧務利罵詈知詈奴  
以處官稱旨益五千石憲宗厭代典山陵興作卒孫  
忠通立忠通卒立郡山侯忠村弟忠如字子璋信宗  
初從封泉侯  
神原康政仁木義長後也王父長清自執來參事親  
忠從伊田之軍是時父長政年十七有功長政死之  
明年長子清政叛從親鸞從少子者年十六從戰上  
野有功賜名康政凡名有公之名之偏者咸賜而後  
名也既赦清政令侍世子一宮之戰康政突陣斬三  
人板堀川先登蒙創從者負之退叱曰康政未死尚

何退倚肩又入敵中圍掛川与大湏賀康高鳥居元  
忠擊敗其水兵定堀江先登從攻山秋景仲于駿府  
走之還攻天方破之又擊越兵于姊川之上甲破我  
于御方原進迫濱松康政欲待甲攻之而自後伐之  
退止軍于西島龍破勝賴陣甲兵出于森与康高等  
伐走之甲始病圍長篠甲將景仲救之康政与康高  
忠世重次合欲伐之會長篠救景仲走還自乾力戰  
破其追兵從擊甲君于長篠破之定遠州別將取二  
王堂留攻二股救之還自小山雨日莫軍乱無有前  
後甲兵亦在水東康政令諸將從所欲之斯史軍尽



西後屯大豬川上別攻田中不克拔高天神斬首四  
十一袋入甲州秀吉与信雄構兵康政曰臣聞小牧  
尾先君之所置也敵據此城則尾在一瞬之中非我  
利公願疾據小牧敗之必矣酒井忠次至自小牧曰  
康政之言公必從之參尾乃據小牧拒秀吉、、至  
不能進令三好秀次潛軍突岡崎康政等藎破之追  
合掘秀政不利還見公勝川執康政手曰我以卿為  
死康政曰臣等歐疲兵辱參之兵所以不死者欲効  
力麾下也然秀政不能復戰願公速伐之參遂大勝  
于長湫秀吉去從攻蟹江拔之公以忠次為久守小

牧欲召之無往者令康政往伐諸下皆曰死于秀吉  
何舜軍罷与忠勝皆益賜千貫地既公取秀吉妹為  
夫人康政使往謝小牧之役康政傳檄樂田數秀吉  
之罪大略言弱君之孤殺君之壯子竊大權攻舊都  
背恩倍德罪惡通于天必誅無赦秀吉見之大怒購  
康政首千金於是至其館曰小牧之役得卿甘心今  
乃知卿之忠其君無或欲与卿釋前之怨故不俟且  
來見卿後從如京師拜式部大輔賜第一區秀吉欲  
召相君以其弟氏規如京師与使者如上田与相沼  
田相事不成督大須賀忠政岡部長盛等為先鋒攻



相伏兵酒勺要擊入自外者相降蒞殺相君封館林  
立為大將与直政等五人更如伏見頃之兼世子傳  
統其官属康政復曉吏事典新国之政部青山藤藏  
板倉勝重伊奈忠次等經營都鄙達于四境及城伏  
見授功諸將：曰均奥民作乱奉秀康徃伐又為  
先鋒至盤手名古屋之役康政曰臣未嘗不為役在  
前今行遠出臣願復為前鋒公曰此行也非子無可  
託東宮者強為我留傳世子是時加藤清正如朝鮮  
後康政假其旂後以季女嫁子康勝既奉世子如名  
古屋我兵与加兵鬪始自平且相持来弥多康政与

本多忠勝松平家衆騎馬出其間兩軍不動扱其衆  
而反秀吉為之移加壁公歸在江戸聞秀次誅死即  
日行至平塚康政自館林馳至已在公前衆咸大駭  
三成將搆難康政適徃伏見倍道兼行至膳所塞東  
海東山之道佯稱有阪命盡留入京者出數十万緡  
買諸待行旅之食三日而罷行旅不得食曰江戸衆  
一至于斯乎来何多於是歸公者愈多三成之計不  
行方康政當歸會浮田秀家不能和其国大臣相仇  
不解康政与大谷吉繼成之公責康政曰而欲浮田  
氏之寶乎吉繼大望曰我事内府無所不可何故辱



式部不為我之地於是康政不辭而行慶長五年自  
大田原及兵伐上田昌幸席于地高歌意若無人康  
政進兵伐之不能終曲去適使者至召世子會于美  
濃之野世子昌幸欲必擒之初昌幸使人致城康政  
曰昌幸多變不若攻之正信忠隣不聽迨使者至康  
政諫曰公方慮天下急小忿緩大計非所以子事父  
之道世子乃去之揖原康政張陣達且昌幸奇兵逢  
之而反世子曰子之策敵如神唯神祖以康政善用  
衆善世子与之恒常論兵法此行也本多正信典軍  
事故不得有功康政請問為上屈指數日言世子不

逮戰者非怠也直政聞之曰子此言賢於敗万万之  
軍忠勝曰然雖然君大勞與彼倭者相比費此言康  
政笑曰我不曉至此如大阪以直政康政忠勝為執  
政典軍國事既移康政封水戶十五万石忠隣高崎  
十二万石二家以為新邑地惡益封不若居前地因  
安藤直次請止許之十一年康政如館林德祖閱其  
病遣酒井忠世土井利勝挾醫往視使者相望于道  
竟不起長子忠政前為大須賀康高養子次子康勝  
立甲寅督松平康長丹羽長重成田氏範北条氏重  
等攻阪佐秋田侯破阪兵明年病作督小笠原秀政



仙石忠政丹羽長重諏訪忠恒保科正光成田氏範  
等為之將藤田重信為監攻阪欲伐木村重成重信  
止之擊宗明于岩田破之進合藤堂高帟蹙阪之兵  
、、、不得入久保寺全軍皆敗明日戰天王寺斬  
首七十級阪亡後二十餘日卒上命忠政子忠次為  
後稱松平氏終其身大須賀氏絕嗣康勝有妾子平  
十郎為家丞抑不立肥後侯忠廣曰我甥也使忠次  
割万石封之忠廣奪侯失勢上如京師請從不許亡  
命匿鳥取召二子使仕元和五年忠次以兵圍藝侯  
八年為上祭光陵賜家丞邑三人九年為東宮之屬

從如京師從是有行出或從或守以墾田益万石興  
作二祖陵寬永十三年大治都城忠次部在酒井忠  
勝下忠次曰自康政以來部人不見部人今臣見部  
人臣不能繼先人請辭役知政事信綱曰君止矣朝  
廷有法違之不可測忠次正色曰臣豈受死辱先人  
之命臣意已決掘田正盛其為上分別言忠次許部  
牧野忠成牧野内膳牧野播磨内藤忠興内藤政晴  
安藤重長井上正利相馬義胤成瀬藤藏西鄉正貞  
山口弘隆高木正弘久部井伊直之織田信昌諏訪  
賴永城西城會中城災止守富士見郭忠次驅馳就



役後發先至有康政之風先是館林訛言上殺侯發  
兵取館林樵者走歸曰山谷之間盡兵也老弱啼泣  
無所逃走盜賊大作城守使視之見其旗板橋以北  
竿吹以東自己至未始定無知何起二十年後封白  
川忠次曰臣故世為先鋒白川所以扼奧羽之口比  
上出恐不及事上曰不义從而往慶安二年從為  
姫路侯以本多忠義為白川侯忠次按圖語忠義某  
山若何對曰我梟盜伐木者其下從是繁茂忠次曰  
我民當時無易松吾恨不請大國罪人梟諸其下使  
松不盛多忠義大慙姫路乞食道路者以之試及無

問者忠次曰使亡產糊口道路者我罪也試及牛馬  
猶有罰試諸人而不之知何以長國家自今以往我  
為之父母有若殺者必為相報罪人有可出者便出  
撫下以仁天性忠孝人也書有文武二庫一見不忘  
所著至浩繁前是漕船以早晚為率屢壞忠次以大  
小多寡為率其害頓除其餘救民之政一切祛之國  
大富請造天主于阪嚴宗不許竟發天主寬文三年  
以輔導之懸拜為大傅任侍從視國如家多所議定  
法令白重殉死之人佐倉侯不請歸國議其罪久不  
決忠次曰此人輕率易言不若以狂易閔若然國體



無缺親家無相坐有司後之時人無謁視事歲餘卒  
子政房立四年卒上以為姬路中國之樞也非孺子  
所任移其子政倫為村上侯憲宗使之叔高田卒無  
子立政直子政邦令修增上寺禮之如大國寶永元  
年復從姬路為築紫探題百姓惟大傳之德獻粟為  
侯之壽卻之不止取三之一四年為上修父野祖廟  
使賀即位拜侍從文宗厭代命造新廟德宗時卒子  
政祐立七年卒立族人子政岑々々無行凌辱人々  
辱已不病日夜飲酒倡家得名妓為妾列侯成風寬  
保元年之姬路有告奪家人婦者見徵廢立子忠實

為高田侯

康政兄清政初宦世子々々死從康政居慶長十二  
年為父野城主數月間死子照父幼侍左右甚所愛  
罷駿府火命照父藏宝冠父野厭代遺命典廟陵枕  
膝而絕謁陵德祖至其家曰先主愛子我不忘也為  
大内記越中守進從四位下上欲進照父位先奏賜  
伊勢祭主從二位元和八年照父進從二位賜内昇  
殿父之遷中納言至遷梓宮日光命照父子孫世守  
父野廟由此正雪被誅照父子照清自江都馳歸引  
三春侯兵守父野以正雪謀盜宝也承應三年以騎



六士卒三十人屬之  
初浮田氏大臣不和猿掛城主花房職之放之常州  
神祖聞其子職元匿池上材辨可使命康政子之以  
康勝長請避許而与之千石不歸其父職之不憚曰  
我難千石乎亦与之千石先驅將先隊砲卒將以奏  
者從阪之軍太宗時自宮衛副帥伊豆守遷長崎令  
徵為御史改飛驒守天下稱為善交七士七大夫多  
附之者因之益貧与共菴食無憾取蘓時以御史從  
松平信綱與食客願從者三十人詣原與石谷貞清  
監佐賀久留米柳川福山之兵子右衛門佐職信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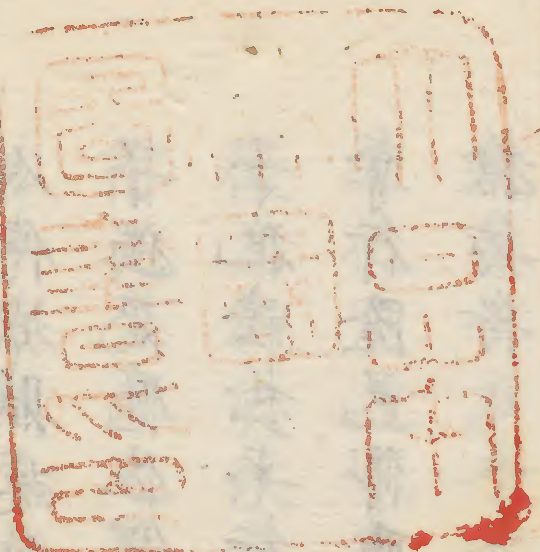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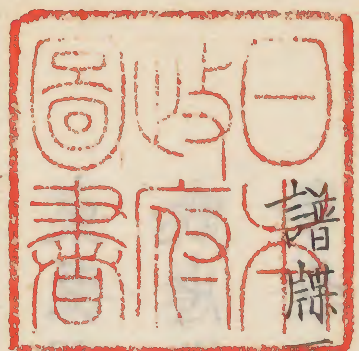
十七之佐賀陣見編竹牌察賊怠懈無固志從五六  
人傳城賊遽驚散職元望見曰我寧負總督不使我  
子獨死麾佐賀兵入賊竟敗有司奏職元為御史父  
子犯法松平行隆奉使不歸報欲立已功奉職無狀  
奪行隆邑傳職元不朝數日免卒于弓隊將職信至  
槍兵將

史臣曰秀吉滅相以其地盡封神祖為直政忠勝康  
政忠世擇邑樹立其德又召忠勝与之重宝以忠勝  
賢於三子也忠勝即以与之次子可謂智矣世所以  
稱三執政事或乖實要之當時無喜方略者所聞勇



武突戰已是以今之所得蓋希矣惜哉至後嗣隆替

譜牒所存可推而知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武突戰已是以今之所得蓋希矣惜哉至後嗣隆替']*



